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二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九

起元默敦牂盡閏逢浞灘凡三年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六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戊申保喇遣使入

貢時白圭王竑巡視西邊圭遇寇于固原川竑遇寇于

紅崖川皆破之保喇尋入貢謝罪時保喇與穆爾格爾

舊詳見前卷

相仇殺會穆爾格爾死衆共立其兄蒙古勒克

埒青吉思

舊作馬古可兒吉思

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

專擅延綏邊事日棘矣 二月癸酉以書諭保喇令自

後仍從大同入貢 丙戌建東安東上二門 是月遣

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封黎灝爲安南國王灝麟次子

也初黎麟死子濬立爲庶兄琮所弑以濬游湖溺死聞

朝廷不知方遣人弔祭而琮已爲國人所誅立濬弟灝

灝旣立遣使朝貢請封上命廣西守臣覈實奏請從

之尋有是命

歐陽明書系封安南國王于是年二月證之安南傳年月悉同今參列傳書之

三月癸丑召馮宗白圭還王竑仍留填西邊

歐陽明史本紀書召

馮宗等還證之王竑傳是月白圭召還竑仍留填是馮宗白圭同日召還也今據之

是月陝西

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寇退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

輸困極請罷兵朝議慮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可暫

不可久暫則壯久則老且寇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
若慮其復來更無退兵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宜如旻
言暫退軍馬以紓供億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
去軍馬俱令暫回祇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城堡軍糧
庶爲允當上以賢言是命廷議從之 夏四月壬申免
河南開封等五府所屬四十州縣去年被災稅糧凡二
十八萬四千餘石 是月朔奉天門奏事禮部尙書石
瑁以授勅失儀請致仕許之旣念瑁爲人篤實復命王
勲李賢議留其年十二月卒于任 五月庚子征蠻將
軍顏彪討大藤峽猺賊克之先是大藤之亂兩廣猺獞

繇起廣西殘毀殆徧彪至會兩廣巡撫葉盛攻破七百餘砦遂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梧潯所向皆捷而彪多濫殺冒功謗者竝以咎盛于是復命吳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

攷墨明史本紀書顏彪討平兩廣諸猺三編則但書破廣西猺賊目中所載卽

大藤峽賊也證之葉盛傳是時進兵皆在廣西因濫殺冒功竝以咎盛乃調盛專撫廣東至三編所記勦捕不盡盜不久卽發則所謂討平者亦奏報語耳今据三編

薛應旂曰何喬新言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參議朱英督察奸弊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橫廉間誣朱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并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英力爭其

非辜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由此觀之當時所謂破賊砦八百禽斬數萬平民之殃及者不知凡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已未免陝西被災秋糧

是月禁內外一切酷虐刑具

六月戊辰淮王祁銓來朝

已丑太白晝見 是夏

湖廣總兵官李震帥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貴嶺橫江諸砦破猺賊俘斬二千八百餘人 秋七月淮安海溢溺死鹽丁一千三百餘人命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

八月庚午太白歲星同晝見 是月學士呂原以母喪

歸詔葬畢起復原請終制不許

致異原丁母憂明史本紀不載明史稿系之十

月按原以十一月卒見明史宰輔表證之原傳原乞終制不許乃之景州啟父兄殯歸葬舟中哀毀羸瘠抵家市裏事而卒据此則原之卒去憂歸不止踰月也通紀憲章錄俱系原丁憂于八月今据之

九月

乙未皇太后孫氏崩

是月廣錦衣衛獄初遂梟給事

門達左右達倚爲腹心及梟得志達反爲之用至是梟

已死達欲踵其所爲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

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冬十

月戊辰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孝恭皇后

致異明史后妃傳上尊謚

系之九月下因太后之崩牽連竝記耳證之明書綸渙志則詔書中云十月初七日是月壬戌朔則上尊謚在戊辰也

十一月甲午葬孝恭章皇后于景陵

致異明史稿葬

孝恭皇后系之十月丙戌按三編亦系之十一月與明史本紀同二書皆據實錄今從之是月保喇要劫三衛寇邊甯夏兵擊走之自是每藉入貢之名往來塞下殆無虛日翰林學士呂原卒初原與岳正劾曹石致上怒上以原素恭謹罷正特留之至是以母喪歸葬哀毀羸瘠甫襄事而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是冬召王竑還是歲山西巡撫李侃以考察屬吏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竑自劾請罷詔不許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出家居十餘年兩廣之亂陶魯時以父蔭授新會縣丞時新會土寇蜂起魯以孤城守禦賊來輒擊敗之

會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

州同知仍知縣事

致異李侃陶魯事見明史本傳今增入是年之末

七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丙辰湖廣洪江苗叛詔

湖廣貴州諸將會師討之

致異明史本紀書討洪江苗于是年閏七月戊寅明史稿

系之正月丙辰蓋一据其奏叛之月日一据其討平之月日也今据史稿竝湖廣貴州會討牽連記之湖廣貴

州時則總兵官

是月以姚夔為禮部尙書

致異諸書皆系之二

李震李安也 月今据明史七卿表夔以正月任又通紀作吏尙亦誤也夔調吏部在成化六年明史本傳可證也今据表傳

二月壬戌以詹事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閣呂原之卒也上問李賢孰可代者賢以詹事柯潛對

出告王翱翱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抑之明日賢入對

如黜言文既入閣數撓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薦也

戊辰會試貢院火御史焦顯局其門燒殺舉子九十餘

人詔以八月補行會試 是月晦夜半空中有聲李賢

奏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乃命賢條

寬恤事宜以進 三月壬寅詔行寬恤之政時李賢復

請罷江南所進緞匹及中官採辦止各邊守臣進貢等

事不從尋詔停各處銀場

攷異明史本紀書三月壬寅早證之明書所載寬恤詔文

有畿內去冬少雪今春缺雨云云故實錄書早明史據之其實以鼓妖事李賢奏請寬卹明史五行志所載與天順日錄同此爲詔行寬恤之張本以鼓妖五行之異不便見之詔書故云早耳

是月進兵

部侍郎白圭爲工部尙書 福建上杭賊起巡按御史

伍驥討平之先是賊擾上杭都指揮僉事丁泉汶上人
善捍禦賊屢攻城皆却之己而賊轉熾驥聞立馳入汀
州調援兵四集驥單騎詣賊壘賊不意御史猝至皆擐
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賊感其至誠有泣下者
一時歸附之衆凡一千七百餘戶給以牛種俾復故業
惟賊首李宗政負固不服遂與泉深入破之泉力戰遇
害驥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
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瘴厲成疾班師至上杭卒
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數千人爭出財立祠成化
初以知縣蕭宏請詔與泉竝祀賜祠名褒忠

改黑伍驥
平上杭賊

事見明史本傳在天順七年明書系之三月今據增

是春復命副都御史王竑

巡撫淮揚兼督漕務淮揚士民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 夏四月壬午逮宣大巡按御史李蕃下獄時錦衣門達遣偵事者四出蕃以擅撻軍職逮治荷校于長安左門數日卒 丙戌復遣中官督蘇杭織造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遼東巡按御史楊璉亦以擅撻軍職逮治 六月丁卯復逮巡按山西御史韓祺荷校于長安門數日卒 秋七月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凡九十一萬石 閏月甲戌追上宣宗故后胡氏尊謚曰恭讓章皇后孫太后之崩也皇后錢氏爲上言

胡后賢而遜位其沒也人畏孫太后歛葬不如禮因勸上復其位號上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言天地鬼神實監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上皆從之國史本紀系之閏月三編同皆據實錄也憲章錄作七月明史后妃傳亦作七年七月蓋轉寫脫戊寅洪江叛苗平 八月禮部奏請補行閏字耳

會試從之竝贈被焚之貢士皆賜進士出身 巡撫宣大僉都御史韓雍以議事入覲上壯其貌留爲兵部右侍郎復問李賢曰誰可代雍者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上喜擢右副都御史遣之九月甲戌敕廣東總兵官歐信巡撫葉盛會廣西總

兵官泰甯侯陳涇勦兩廣猺賊涇珪之曾孫瀛之弟也
信以叅將守備廣東盛薦其廉勇進都督同知爲副總
兵官時廣西叅將范信守潯梧陰納猺賂縱使越境流
劫于是雷廉高肇悉被寇奏聞詔尅期會勦未幾涇以
罪徵乃擢范信充副總兵填廣東而命歐信佩征蠻將
軍印代涇填廣西 冬十月丁酉振陝西西安諸府饑
凡出粟一百八十萬餘石 丁未命巡撫廣西僉都御
史吳禎節制兩廣諸軍討猺賊 十一月癸酉廣西猺
賊夜薄梧州城時總兵陳涇駐兵城中方會議調兵而
賊以三更駕梯入涇不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

殺人無算大掠城中執副使周璫爲質殺訓導任璩有
致仕布政朱欽挺身出諭以大義亦爲賊害賊聲言官
兵莫動動則殺周副使于是涇但擁兵自衛不敢發一
矢縱賊出城而與講和賊亦尋遣璫還時官軍數千賊
僅七百騎事聞上降旨切責而已 壬午以刑部囚自

縊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乃下都御史李賓右副都御

史林聰于獄尋釋之

或疑明史本紀但書二人下獄證
之林聰本傳則以刑部囚自縊給

事中劾之
也今摺增

是月下錦衣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彬與門

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上舊恩不爲達下達深銜之乃
誣奏彬罪且言其受曹石賄下之獄上語達曰任汝往

治但以活袁彬還我獄鍛鍊成有軍匠楊塤者獨不平
爲彬訟寃上疏言昔者駕在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誠所不解乞御前錄審俾
死無遺憾竝羅達諸不法狀擊登聞鼓以進詔竝下逮
治時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入骨欲并去
之乃撈塤究主使塤知達意謬應曰此李學士教我也
達大喜卽奏聞請法司會鞠午門外上遣中官裴當監
視達欲執賢爲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塤大言
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實門錦衣教我言之達色
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

絞輸贖墳論斬上命彬贖罪畢調南京錦衣衛而禁錮

墳久之墳亦論釋

政異本彬下獄諸書皆系之八月蓋

系之十一月證之明史彬傳言彬獄既解越二月英宗崩據此則彬以十一月釋之獄中尋調南京也三編實云楊墳或作楊瑄爲彰濠軍匠按憲章錄作瑄通紀墳瑄並書尤失之今據三編

十二月辛

卯復下刑部尙書陸瑜及侍郎周瑄程信于錦衣衛獄尋釋之初瑄以刑部右侍郎出振順天河間饑未竣而上復辟有司請召還不許復賜敕令便宜行事瑄徧歷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利民八事事竣還轉左時上方任門達達果數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

故行部定罪者不至冤濫官刑部久意主寬恕不爲深
文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爲御史時按黃巖妖言獄當
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誣僅解首從各一人論罪及是居
部與瑄竝稱長者是年瑄以刑侍署工部尙書遂竝入
瑜獄逮治信以天順二年以僉都巡撫遼東都指揮夏
霖恣不法僉事胡鼎發其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
門達以信不當代奏請責令陳狀會寇深方掌都察院
修前在遼東劾信徵下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
召爲刑部侍郎至是以獄囚論劾又二人者皆門達所
不悅因竝構之未幾瑄仍署都察院事

致異下陸瑜等
三人于獄見明

史本紀七卿表但系陸瑜下獄于十二月蓋七卿至都御史而止故侍郎不及也至下獄之由史傳不見以李賓林聰下獄證之意卽以刑部縊囚一事又其時門達用事從中搆之也今叅瑄信本傳書之惟瑄傳遺去下獄事是月保喇復來貢入關上欲却之以學士李賢言

而止 是冬湖廣總兵官李震平赤谿洧洞諸苗二部舊置長官司至是叛苗據之震會貴州總兵官李安分道進討斬賊渠飛天侯等破砦二百遂復長官司進震都督同知 是歲擢項忠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忠以天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陝西連歲饑忠發廩振之奏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是年召爲大理寺卿部民乞留如前遂晉官忠平洮岷叛

羌開龍首渠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

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

預畧項忠以是年巡撫陝

西事見本傳明書通紀書濬鄭白二渠于是年十月亦不言忠所濬今參之本傳並系之是年之末

八年春正月乙卯上不豫己未皇太子攝事于文華

殿先是上卧疾文華殿有間東宮于上者上頗惑之密

告大學士李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上

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上起立

召皇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上足泣上亦泣

讒竟不行庚申太白晝見乙丑雨木冰己巳大

漸命太監牛玉執筆草遺詔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

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遺詔始罷宮妃殉葬閣臣捧詔驚惶以爲真盛德事 庚午帝崩年三十有八帝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老成勲舊綱紀秩然徒以王振專權遂至乘輿播遷蒙塵塞外復辟之後困心衡慮稍稍振作而宦寺之弊因循不除吉祥旣誅紀綱門達輩猶踵覆轍抑何痼蔽之深也若其釋建庶人追上胡后謚號首罷宮妃殉葬此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乙亥太子見深卽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成化元年免天下明年田租三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

填守內外官諸邊填守內官凡正統間所無者悉罷之

下番使者及緝事官校皆召還 是月釋前叅政羅綺

于獄赦爲民竝還其家產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初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焉先帝疾篤

綸私詣溥計事大學士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

帝崩首輔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

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尙

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上惡之因

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知縣雍亦

文素所不悅者坐累貶浙江參政

攷興明史本紀不載事見陳文傳三編系

之正月與憲章錄明書合明書書正月壬午蓋是月二十九日也今系之正月下

二月乙未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英宗紀作三月乙未

蓋沿明史稿之誤也三月無乙未是年二月甲申朔乙未爲二月十二日證之明書綸渙志上謚號詔文云茲于二月十二日祇告天地宗廟奉上皇考大行尊謚云云正二月乙未日也今據改正

庚子始

以內批授官舊制授官必由閤部上卽位初命中官傳

旨用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

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自文武下及僧道濫恩者以千

數是月下錦衣指揮僉事門達于獄初達以王綸將

柄用預爲結納綸敗達謫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

劾之都御史李賓疏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網苛

細大獄屢興假託上旨官校驛騷子弟奸比罪浮于譴
謫當正國法于是逮達下獄論斬籍其家後貸死戍廣
西南丹衛達既敗乃以袁彬復掌錦衣衛事達既請彬
餞之于郊竝厚贖之一時皆稱彬爲長者 晉閣臣李
賢少保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
彭時右侍郎皆兼學士 復定襄伯郭登爵填甘肅登
以陳汝言黨奪爵至是復之天順二年奪爵八年復爵皆見功臣表惟
表系復爵于三月壬辰三月無壬辰也 三月甲寅朔
并州攻誤作二月壬辰今系之二月下 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上卽位命
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病不

當稱太后而貴妃上生母也且宣德間有故事閣臣李賢彭時持不可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且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復休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盛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竝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時又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宜加二字以便稱謂

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

周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時閣臣陳文

默無一語聞包言甚愧之

發異明史本紀書上兩宮尊號于三月甲寅朔諸書多系

之正月者因上卽位命廷臣議兩宮稱號牽連竝記耳而明書直稱正月丙子在卽位之次日是時大行謚號未加必無先期上兩宮尊號之理又證之明書綸渙志載上兩宮尊號詔文在三月二日則先期禮成越日詔告天下與明史本紀合其書于卽位之次

戊午放官

人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

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

微持之不忘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

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官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

怨尤甚宜皆放還上從之中外大悅 丙寅毀錦衣衛
新獄蓋門達所增設者李賢等屢以爲言至是達敗始
毀之 庚午賜彭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蓋去年八
月補行會試貢士至是始廷試 癸酉詔內閣九卿考
覈天下方面官黜河南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以王恕
爲河南布政使 戊寅復立團營時會昌侯孫繼宗等
請于五軍神機三千營選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爲十
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
鼓勇曰效勇曰立威曰申威曰揚威曰振威各命侯伯
都督等官坐營團練從之詔繼宗同太監劉永誠總管

提督每遇操時仍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 是月

召楊瑄張鵬還復岳正官御史呂洪請之也正自以還

朝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悅有忌

正者僞爲正劾賢疏由是賢噤之取異三編書召岳正還于三月按正自戊

所召還在天順五年誅曹石後時斥爲民此更復其官今分別書之呂洪請召楊瑄並見正傳今據憲章錄增

入張鵬蓋鵬之召還亦見明史本傳是春御史陳選言韃靼部落保喇

最強又密招三衛諸番相結屯住去冬來朝要我賞宴

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

城堡不修甲仗不利軍士不操習甚至富者納月錢而

安閑貧者迫饑寒而逃竄邊備廢弛緩急何恃乞勅在

邊諸臣痛革前弊歲遣大臣巡視庶邊防有備寇氛可
戢報聞 夏四月癸未朔欽天監推日食不見上以天
文生賈信所言天象非惟術數不精且事涉輕率下之
獄 甲午奉孝恭章皇后祔廟 壬子發內帑七十六

萬餘兩犒邊軍 是月召郭登總神機營兵命內官十

二人坐營管操 戶部尙書年富卒富以陝西頻用兵

而治餉非人請黜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

良及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尙書王翱論富侵官請下

于理富力辨曰薦賢爲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上慰

留之爲黜毓頃之富病疽卒賜謚恭定

政異年富之卒
諸書多系之五

月今据七卿表在四月

五月丁巳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

敕羣臣修省時大學士李賢上言天威可畏乞陛下凜

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上嘉納之

政典明史本紀作五月丁巳證之五行志同明史稿作丙辰今從明史

庚申葬睿皇帝

于裕陵 是月翰林院編修張元禎上疏陳三事一勤

講學毋間寒暑所講必切于修德爲治之實不必以亂

亡忌觸爲諱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

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可否陛下親臨裁決俾得

失利病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

陳兩京堂上官賢否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爲進

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有剛正敢言者
舉爲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
官恐憚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以至所舉之人感其
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
言多窒礙難行寢之先是上踐阼元禎疏請行三年喪
不省未幾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遂引疾歸元禎
元禎上三事見明史本傳書是年五月至請行
三年喪又在前故諸書多系之三月今牽連書之南
京給事中王徽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上疏陳四
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
令敗壞然后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

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宦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應請今後內臣一遵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它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又言制置奄宦之法莫良于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遠矣疏上不報

致異王徽等上書事見明史本傳傳言憲宗卽位數月證之憲章錄法傳錄皆

系之是年五月今從之

六月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贈

禮部尙書謚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本嘗言自考亭後斯道大明無煩著作有讀書錄二

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

攷異文清之卒三編系之

十月蓋據實錄奏至之日也證之明史本傳在是年之六月今據之

秋七月壬申立吳

氏爲皇后先是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南京吏部侍郎章

綸言山陵尙新元朔未改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

下乞俟來春舉行大禮疏至京而冊立之詔已行綸言

雖不用一時咸重之 八月癸未御經筵甲申命儒臣

復日講之制賜講官柯潛等白金文綺

攷異按是月壬午朔癸未御經

筵又云復日講之制卽明會典所云日以逢二爲期者此爲定制

癸卯廢皇后吳氏

初上居東宮萬貴妃已擅寵及后立摘其過杖之上怒

因下詔謂后舉動輕佻禮度率畧德不稱位不得已請

命太后廢吳氏別宮又言先帝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
于別宮待期太監牛玉輒以選退吳氏蒙蔽太后成冊
立禮宜正玉罪免死謫居南京孝陵種菜吳后父俊先
授都督同知至是亦下獄戍邊 是月詔修英宗實錄
編修尹直以經筵講官預修實錄總裁時有欲革去景
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爲比直辨曰昌邑旋立旋廢景
泰帝則爲宗社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
于母后當時定傾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雖
易儲失德然能不惑于盧忠徐正之言卒全兩宮以至
今日其功過足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改兵部

尙書馬昂爲戶部尙書以副都御史王竑爲兵部尙書
時言官交劾昂而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
議王翱李賢請從其言上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朕獨
不能從輿論乎于是復用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
慶巡撫廣東葉盛以議事入都給事中張甯等欲薦之
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廣東雍新得
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固有罪竑亦以罪
廢者卒用之初編修邱濬與盛不相能閣臣李賢入濬
言及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辨稍遷
左僉都御史代秉巡撫宣府

改馬昂改戶部王竑授
兵尙李秉授左都皆見七

卿表以八月任葉盛韓雍諸書日月不同按舊制各省巡撫官皆以八月入京議事則除授正在是時今並書之

冬十月壬辰立王氏爲皇后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后處之淡如故譖不行 甲辰立武舉法自洪武二十

年用武舉武臣子弟得于各直省應試尋罷不行至是復命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校其弓馬策畧分別甲乙以備錄用指揮以下子弟悉令人學又定試武舉式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爲中式騎步所中半者次之帥府試策畧教場試弓馬問策二道大畧如文闈之式 是月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與

小民爭利弗省自是戚畹中貴家多奪民地爲莊田矣

禮部尙書姚夔以皇太后生辰請仍故事設齋醮都

給事中張甯言無益且傷大體乞禁止上嘉納之

致興太后

生辰張甯請罷齋醮事憲章錄通紀皆系之成化元年之二月而證之明史張甯及后妃傳皆特書是年之十月是時有兩太后疑一係十月一係二月諸書致誤之由在此惟明史本之實錄且張甯禁止齋醮見孝肅周皇后傳中則十月爲孝肅生長可知且是時兩宮並尊朝議久之方定憲宗爲孝肅所生明史必不誤今從之

十一月丙寅逮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時中

官牛玉以罪被謫徽等復上疏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官

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敢大肆奸欺罪當萬死顧僅

斥陪京全其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復何所忌憚

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不加意禮官畏權輒爲阿附及玉事發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爲甚請竝罪賢等以爲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于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患預防安知後不有甚于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愼一聞國政卽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

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眾威權日張大臣不識廉恥
多與交結餽獻珍奇卽以爲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
阿者卽以爲不肖而朝夕讒謗之譽者獲顯謗者被斥
恩出于內侍怨歸于朝廷內外交通亂所由起臣等職
居言路不爲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上以爲妄言
要譽欲加罪都給事中張甯率同官及御史交章論救
乃竝謫州判官徽得貴州淵茂州一時同列名者朱寬
潼川李翔甯州李鈞綏德而草是疏者鈞筆也侍郎葉
盛編修陳言相繼請留皆不納最後楊瑄言尤切幾得
罪吸黑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王徽本傳諸書有系之九月者有系之是冬者并州吹誤据國史在是年十一

月丙寅
今從之

十二月甲辰敕兩京文武除犯賊外雜犯罪

者悉宥之 是歲四川妖賊趙鐸作亂鐸初與綿竹人

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羣盜縣官捕之急遂反自稱趙

王漢州諸賊皆歸之數陷城殺長吏遣其黨何文讓及

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時都指揮掌四川都司事何洪率

所部兵捕之斬悟昇生禽文讓鐸將犯成都官軍分三

路趨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却洪乘

勝陷陣後軍不繼爲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衆力竭

與指揮僉事劉雄俱死之事聞贈洪都督同知予祭葬

雄都指揮同知詔巡撫汪浩檄官軍合討之

陝西趙鐸
事三編系

之成化元年五月据其討平之年月也諸書皆系之天
順八年何洪劉雄事見明史本傳三編不著今据增

明通鑑卷三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

起旃蒙作噩盡彊
圉大淵獻凡三年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
皇帝

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于南
郊 甲子兩廣守臣以叛徭不靖流剽廣東又越湖廣
江右日益蔓延請發兵討之兵部尙書王竑亦言賊非
大創不止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于是以都督
趙輔充總兵官爲征夷將軍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雍

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時雍方奉敕代葉盛巡撫廣東

遂有是命

攷異韓雍巡撫廣東事見葉盛傳而本傳則但言贊理軍務而已又王竑傳言舉雍爲總

督證之雍傳乃在平大藤峽賊後召趙輔等還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是雍總督兩廣乃在明年此時改授僉都正與巡撫之加銜同意雍以去年奉敕代葉盛巡撫廣東未行而有是命非傳中脫誤也今分書之

戊辰西域諸國及哈密來貢禮部尙書姚夔等言

哈密貢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國有限

之財供外蕃無益之費非策也乃下廷臣議定歲一入

貢不得過二百人制可

攷異事具明史哈密傳中明書系之正月戊辰今據之

是月開納粟例以備兩廣軍餉命戶部侍郎薛遠督兩

廣餉事

二月戊子祭太社太稷

甲午上親祀先農

耕藉田賜百官耆老宴宴畢還宮保喇誘三衛九萬
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擊却之宏亨之孫也是月雪
少保于謙獄先是御史趙敬上言謙等爲石亨輩誣陷
榜示天下不一二年亨輩亦皆敗露陳循等已邀恩宥
無俟臣言獨思正統十四年寇犯京城賴謙一人保守
其功甚鉅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卹生者錄用上曰朕
在東宮時卽聞謙寬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其
敕有司急如敵言施行于是謙子冕壻朱驥及前大學
士王文子宗彝竝釋戍放歸

攷異明書通紀憲章錄竝
系釋陳循江淵俞士悅等

于是年正月證之明史陳循傳循因石亨之敗自貶所
上書詔釋爲民是循在英宗時已先釋之故敵奏中亦

言循等已邀恩有無俟臣言其江淵余士悅之等亦當時並釋也三編據實錄系之二月又質實中亦辨之今從三編

廣西猺賊流劫廣東遂寇新會初廣東僉事毛吉分巡惠潮二府有程鄉賊楊輝已撫復叛攻陷江西安遠剽掠閩廣間進襲程鄉吉乘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直抵賊巢生禽輝破諸洞凡俘斬千四百人捷聞上方嗣位璽書嘉勞移巡高雷廉三府時民遭賊躪數百里無人烟吉不勝憤以平賊爲已任按部雷州海康知縣王騏以擊賊死吉進兵破之是時新會告急吉檄指揮閭華署縣事而令同知陶魯合軍萬人至大磴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

吉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衆失期及進賊棄營走山上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衆競取財物賊自山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蹶遇害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殺賊軍吏勸且避其鋒吉叱曰衆多殺傷我獨生可乎言未已賊持刀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刃數賊力竭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震動又八日始得其尸貌如生事聞贈按察使錄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士方吉出軍時賁千金爲犒費以付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會吉死文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歸治喪忽是夜僕婦馮之作吉語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

告按察使夏堦堦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今

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令吉負圬地

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仆地頃之始蘇卒歸其金

于官吉死時年四十後賜謚忠襄攷異毛吉死難事見明史本傳傳言成化

元年二月此與天順三年葉禎死難事絕相似故傳特著其年月諸書不載今摺增有彗星見

踰月又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而沒襄陽地震天雨

黑黍攷異二月彗見事具明史天文志憲章錄書是年正月己酉朔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

天市西垣孫氏二申野錄則云有星孛于天市垣與天

文志所載同一事而月分異耳三編系之二月蓋摺實錄也今

從之三月庚戌四川山都掌蠻作亂山都掌者永甯宣撫司所轄地也正統間屢歲出沒殺掠良民景泰

元年招之復叛天順六年撫之又反至是大壩等寨之賊分劫江安合江等縣兵部以聞詔總兵官李安會永甯宣撫司相機勦撫毋釀邊患時侍讀周洪謨上討賊方略六事詔付所司行之 丁巳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始加牲用樂停祭酒官以下宴 是月荆襄盜起荆襄之上游曰鄖陽古麋庸二國地也元至正間流賊聚此作亂終元世莫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衆既多罔稟約束其中巧黠者稍

稍相雄長天順間漢中守臣以聞英宗以小民饑寒所迫不欲用兵命御史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遣良吏填撫漸圖所以散遣之詞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譏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少負膂力縣治前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劉長子及苗龍苗虎等聚衆數萬爲亂署將軍元帥等號僞稱漢王建元德勝寇襄鄧間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皆先後拒之不克死焉時三原王恕爲河南布政使詔擢右副都

御史撫治之

及異明史本紀系討荆襄賊于是年十二月蓋据命將出師之月日也三編据實錄

系之三月蓋始亂奏報之月也證之王恕本傳恕以副都御史撫治在前命贊朱永等軍務在後今分書之

晉吏部尙書王翱太子太保時翱年踰八十屢疏乞

休輒慰留至是詔雨雪免朝參以旱災免陝西延安

等府稅糧凡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夏四月甲申河

南鈞州地震有聲凡二十三日止是月以都給事中

張甯爲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知府大學士李賢

出之也先是尙書王竑薦甯堪任僉都御史正堪任兵

部侍郎賢皆不悅至是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貼黃以正

與甯名竝上詔責其會舉多私乃託以厯練票旨出二

人于外士論爲之不平 五月戊申詔修比干廟命有
司春秋致祭 戊午熒惑守南斗 辛酉大雨雹壬戌
上避正殿減膳勅羣臣修省 是月四川賊平先是何
洪等既敗綿竹典史蕭讓率鄉兵擊趙鐸破之官兵繼
進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走彰明千戶田儀等設
伏梓潼參將周貴分兵直搗賊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
儀偵知之追及手刃鐸鐸墮馬斬之傳首成都元豐四
川賊平
三編系之五月据明史何洪傳書云成化元年正月也
按三編据實錄此條係輯覽所遺補入是年之五月必
不誤疑明史五
字誤作正字 六月庚子革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

宗爵二人俱以奪門功封石亨既敗諸以奪門冒功者

皆革奪唯瑾宗襲封如故至是有指揮同知董源等援
例乞復遂竝革瑾宗以瑾爲錦衣指揮使宗指揮同知
及畧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系之六月是月僉都
證之明史功臣表爲六月庚子今据之

御史韓雍大會諸將于南京時朝議用兵兩廣編修邱
濬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
之上于朝詔錄其書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
廣雍不可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之戰是自敝
也宜全師直擣大藤峽賊之巢穴所在腹心旣隳控制
四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可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
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諸

將皆曰善趙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之雍遂帥

諸將倍道趨全州 秋七月己酉免天下軍衛屯糧十

之三 甲子振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時給事中袁芳

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

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無秋乞敕官司

振濟於是命撫治河南王恕及浙豫撫按各振其屬

振兩畿等省明史本紀系之七月三編系之八月蓋因

遣沈義吳琛等牽連竝記也今據本紀分書之紀中不

書湖廣今 甲戌瑪拉噶犯榆林巡撫陝西項忠會諸

軍合禦之 八月丁丑復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

都御史吳琛往淮揚時廷議請緩徵鹽鈔逋賦從之義

琛奉使無所陳惟條上納粟事例旣而皆以不恤民瘼
斥罷 辛巳瘞暴骸 庚寅瑪拉噶寇延綏總兵官房
能敗之 癸卯修玉牒成 是月改右都御史李賓爲
南京兵部尙書 九月兵部尙書王竑致仕張甯岳正
之出外也上以廷推不實罷會舉例竑聞之憤然曰吾
尙可居此耶卽引疾求退上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
醫視疾竑請益力至是始許之竑旣去中外薦章百十
上竝報寢 是秋韓雍會諸軍趨桂林斬失機指揮李
英等四人以徇軍威大振乃按地圖與諸將議曰賊以
修仁荔浦爲羽翼宜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

萬分五道先破修仁之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百餘人

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乃議趨潯州

攷異據紀事本末憲章錄

皆書大軍抵潯于十月證之雍傳則先平修仁荔浦其次第也其事當在八九月間今系之是秋下冬

十月韃靼瑪拉噶等復大入延綏詔大同總兵官楊信

甯夏總兵官李杲陝西巡撫項忠等合擊之官兵力戰

乃引去

攷異瑪拉噶寇延綏三編系之是年十月諸營皆在七月證之韃靼傳云是秋散掠延綏冬復

大入今據分書之

是月以王復爲兵部尙書十一月韓雍

趙輔等帥官兵土軍長驅至大藤峽口先是雍至潯州

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之雍曰峽延

袤六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

時得平吾計決矣比至峽口有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
左請爲鄉導雍見卽大聲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
左右皆愕旣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之
賊聞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尋督諸軍水陸竝進分遣
總兵官歐信帥五哨兵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自帥八哨
兵與趙輔都指揮白全等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復分二
哨兵遣叅將孫震等從水路人又分兵扼諸隘口賊魁
侯大狗等兇懼移其累重于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
多置滾木礮石鏢鎗藥弩以拒大軍 十二月乙亥朔
韓雍趙輔大破猺賊于大藤峽是時賊死拒分守要隘

雍等帥水陸諸軍齊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官軍伐木開道直搗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寨賊復樹柵數重憑高以拒我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先是峽中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崖間晝沈夜見賊以爲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賜敕嘉勞尋召趙輔還進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攷異韓雍平大藤峽賊据明史本紀在十二月證之雍傳則以十月至潯州十二月朔破峽賊中間尚隔一月攷紀事本末言雍軍以十一月抵潯州長驅至峽口十二月初破之又据明史土司傳趙輔等平太藤峽賊奏中言十一月師次潯州期以十二月朔日水陸並進云云則是破賊在十二月之朔若其部署進兵則十一月事也是年十二月初為乙亥他本初王恕奉撫治河有作十一月朔者傳寫之誤耳

南之命會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始蒞任懸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狃為故常橫掠如故恕聞于朝曰民可撫而奸民好亂者非懾以兵威賊未易平也廷議皆以為然癸卯命撫甯伯朱永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唐慎監軍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會恕及湖南總兵官李震合兵討之

攷異明書及明史紀事本末皆

書命朱永白圭等討荆襄賊于五月與明史所記是年之十二月相差半年若謂牽連竝記則荆襄之盜據三編起于三月紀事本末起于四月而命將出師則有紀載日月可憑非奏報先後遲速之比也證之明史王恕傳當盜初起時欲以王恕撫治河南勦撫兼施而恕是時丁母憂詔奔喪後起復恕辭不許是恕蒞撫治任當在秋間迨撫治不效始請出師故恕奏中有民可撫而奸民好亂宜懾以兵威之語據此則是年十二月命將出自王恕之請明矣今是冬無雪

据明史本紀及恕傳

是冬無雪

二年春正月戊申更定團營制先是上卽位復立團營踰年改元復罷之至是御史魏瀚等上言備邊之策莫要于訓練營兵以爲緩急之用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于私家或借工于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不過老弱充伍且馬多羸

瘠器非犀利以之折衝禦侮安能挫銳摧鋒又言選練一事尤繫于兵部之得人今尙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處此多事之秋未見其濟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

責近效前于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練情弊多端益滋廢弛今還歸三營分一等次等訓練仍差給事中御史不時巡察尋由兵部會同京營提督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上以數多仍令分十二

營團練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歸本營區其名曰老

家以供役于是團營復立而其法又稱變云

政異賜史本紀天順

八年憲宗嗣位其年三月復立團營又成化二年正月
罷團營三年四月復立團營據此則團營以天順八年

復成化二年罷三年又復也三編天順八年三月復立
團營目中則云明年正月復罷去又明年復立據此則
團營之罷在元年復在二年與明史本紀不合證之憲
章錄典彙諸書皆言二年復立團營攷之明史兵志二
年罷十二營統歸三營團練故諸書或以爲罷或以爲
復三年之復則帝見人數太多仍分十二營操練其實
復仍在二年也今參明史兵志彙書之仍招三編年月
乙卯大祀南郊 辛酉

奉英宗神主祔太廟 壬戌皇長子生萬貴妃出也上

大喜遣中使祀諸山川 己巳命九卿舉堪任布按二

司者自是仍復三品薦舉例 二月癸未命禮部侍郎

鄒幹巡視畿內饑民振之 己丑虜犯保德 三月甲

辰賜羅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之永豐人

攷

江西明時有兩永豐一廣信轄一吉安轄故 爲諸生卽
明史倫傳書其里貫加吉安二字今從之

有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親喪踰大祥始食鹽酪至是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 己酉大學士李賢父卒詔起復三辭不許令奔喪遣中官護行營葬 辛亥冊封萬氏爲貴妃 乙卯朱永等大破荆襄賊劉通于南漳先是湖廣總兵官李震方平苗賊歸間劉千斤之亂乘勝進討屢敗之追及于梅溪賊巢官軍失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八人有詔切責白圭等大軍至震自南漳進兵合擊敗之會永疾留鎮偵賊巢穴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列爲七屯白圭奏

聞議分兵四路賊之上曰兵不可遙制勅圭等相機進
勦 是月詔李震討靖州苗先是湖廣五開諸衛與貴

州之黎平等府接壤上乃復命震兼填貴州獲賊首苗

蟲蝦至是武岡沅靖銅鼓五開苗復蠡起巡撫王儉不

能討復以命震

陔異明史本紀書李震破靖州苗于三年据其平苗之年月也三編書于是年

三月据震討賊之年月也證之震傳震兼填貴州及獲苗蟲蝦皆在元年今彙書之巡撫延綏

都御史盧祥等上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

民多驍勇習見北虜敢與戰鬥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

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上命兵部覆奏部

臣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

慶陽之甯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曰土兵其籍爲兵者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詔如法行之 閏月癸酉振南畿饑時江淮大旱人相食詔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振之又副都御史林聰請貸蘇松漕糧及支運餘糧悉以備振皆從之 乙未朱永白圭大破荆襄賊劉通等時賊據險拒我圭等督諸軍分道進擊遂逼其巢通奔壽陽謀走陝西圭遣兵扼其餉道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官軍又破之雁坪斬通子聰及苗虎等賊退保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仰攻圭往來督戰士皆蟻附而登賊不

能支遂大敗生禽通及其衆三千五百餘人獲賊屬子
女萬一千六百餘人械通至京師磔之其黨石龍劉長
子遁去逸入四川原出禽劉千斤明史本紀系之閏三
月紀事本末及典彙均系之五月又
明史作閏三月乙未明史稿作閏月癸巳今月日皆據
明史惟三編元年三月目中記白圭禽劉通等于明年
之夏疑所據
各不同耳夏四月倭寇浙東 擢掌新會縣事廣

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從韓雍征大藤
峽雍在軍嚴重獨於魯虛已下之用其策輒有功至是
兩廣賊平雍請擢用之專治新會陽江陽春瀧水新興
諸縣兵陜墨陶魯擢僉事見明史本傳在成
化二年憲章錄系之四月今從之五月癸
酉修撰羅倫劾大學士李賢時倫登第甫踰二月會賢

奉詔還朝倫詣賢沮其起復不省乃上疏曰臣聞朝廷
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
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
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竊
以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
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
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
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
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聞也夫人君當舉先王之
禮教其臣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

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自臣孝可移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它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于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

實可言宜降明詔俾如劉琪得以言事使賢于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毋謂庶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水之方圓孟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于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后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

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于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于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于夫初無預其妻奪情于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意至于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出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于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

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它已起復者仍令韓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于外盡心喪于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奏言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流通士氣之壯弱卽元氣之消長繫焉陛下卽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夫

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尙恐其不振況從而沮抑之
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
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有旨切責尙書王翱
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
何可效之卒不聽疏復被劾在五月證之羅倫傳言倫
廷試授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
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云云是年三月有閏則所謂踰
二月者正五月也又宰輔表李賢三月丁憂五月起復
與本紀月分合明史稿書倫劾賢于三月蓋因賢丁憂
連記之舛州以爲九月非也賢之丁憂去倫登第僅五
日明史分書今從之○援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明史
三編以爲王翱憲章錄皇朝通紀皆作尹直今從正史

己卯禁侵損古帝王忠

臣烈士名賢陵墓犯者論罪

是月召白圭還時朱永

疾愈命帥兵搜勦餘賊 六月甲辰趙輔班師還時韓
雍留填兩廣散遣諸軍以省饋餉而遣孽侯鄭昂等復
乘虛攻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上以其
功大勿問 乙巳免今年天下屯糧十之三 壬子瑪
拉噶寇延綏詔彰武伯楊信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
監斐當監督軍務會陝西巡撫項忠禦之信時填守大
同兵部尙書王復等議以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楊信
舊填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
甯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令整飭兵備俟期
調發于是信復以議事召還 是月巡按湖廣御史王

瀛奏賊首石和尚卽劉千斤之黨石龍者集眾千餘焚劫四川巫山大昌等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奉節縣典史及百戶二人俱遇害兵部王復等請勅白圭督京營山東官軍分往勦捕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策應

秋七月辛巳封弟見治爲忻王見沛徽王 戊戌瑪

拉噶犯固原 是月學士彭時乞歸省許之 八月丁

巳瑪拉噶犯甯夏都指揮焦政戰沒時楊信未至而項

忠禦寇于延綏兵部劾忠詔特宥之 丁卯復故少保

于謙子冕官冕以蔭授副千戶謙寃旣雪詔復冕官自

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復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詞

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
權奸所竝族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一時
朝野傳誦之 是月遣兵部尙書王復整飭延綏邊備
左都御史李秉整飭大同邊備復至陝西自延綏抵甘
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甯
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
屏障止憑墩堡以守一旦有事軍反居內民顧居外官
軍未行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
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迤北墩墩率皆曠遠非
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

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爲溝牆庶聲息相聞易于守禦詔兵部議行之秉至大同首勅填守中官李良總兵官武安侯鄭宏失律罪軍政肅然 冬十月丁未朱永白圭等誘執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衆巫山圭遣叅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合兵圍之賊餉絕乞降圭遣指揮張英往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已竝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僞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詔搜捕餘賊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譖于永謂英多獲賊

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

陝西石龍月日見明史本紀

而憲章錄及紀事本末較詳紀事並及朱永殺張英事
三編質實亦引之又明史朱永傳言永進討石龍馮喜
皆捷馮喜諸書皆不見憲章

十一月庚辰以平大藤

錄以爲卽劉長子也俟攷

峽賊功封趙輔爲武靖伯時潯州報至言官交劾輔等
而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妄報賊盡
冒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乃自陳戰伐委其罪于守
將歐信上皆弗問 甲午皇子薨萬貴妃自此不復娠
而擅寵如故 是月磔石龍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
斬其家屬五十二人 十二月甲寅李賢卒閣臣得君
自三楊後無如賢者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

及是卒上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立朝三十餘年一時
翕然稱賢相然其自卽署受知景帝洊擢卿貳而著書
詆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爲
世所短云

薛應旂曰文達之卒陳文誌其墓謂其量宏而福厚
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隆矣但
其忌張甯岳正王徽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情戀位
不能釋憾于羅倫吾未見其量之宏也王鏊言國朝
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
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以賄聞此攘竊之流也比

來蓋接踵矣雖少有才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丙辰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預機務時以李賢之卒故有是命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結人主之知嘗有中旨命製元宵燈詩中使竊立以俟定之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上嘉賞之是月填守開原太監韋朗坐失律當逮治時內侍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遂爭假采辦名先後出監大鎮至是朗坐罪其同官填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請宥朗戴

罪立功兵部覆奏謂明私役軍人貽誤大事豈得援諸葛韓琦以爲比宜勿許然內批仍赦不問是冬工部

尙書白圭丁憂詔葬後起復瑪拉噶復犯延綏叅將

湯允績戰死楊信等無功搜套師亦竟不出

致異湯允績戰死諸

書或系之三年或系之是年之七月證之明史韓韃傳言是年夏大入延綏冬復入延綏允績戰死是瑪拉噶一夏一冬兩犯延綏今據之廣西再亂諸賊所在蠶起思恩潯賓

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韓雍四路勦捕

分遣僉事陶魯廣東高州知府孔鏞大破劇賊廖婆保

于欽化二州璽書嘉勞

致異明史本紀十二月書云是月斷藤賊復起證之韓雍趙輔

等傳廣西遺孽在輔班師之後故諸書多系之七八月間若本紀所記十二月疑韓雍奏平之月日也又證之

陶魯傳言是年冬破欽化二州之賊而證之韓雍傳中亦云兩廣之賊應時殄滅其在趙輔進封之前後可知今據之統系

于是年之冬

是歲刑部員外郎彭韶疏論僉都御史

遼東巡撫張岐懷邪請召王竑葉盛李秉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宏上書論救不聽卒輸贖後遷郎中

三年春正月壬申撫甯伯朱永以平賊功進爵爲侯加

白圭太子少保 己卯大祀南郊 丙申命朱永充總

兵官會楊信討瑪拉噶副都御史王越叅贊軍務是時

韃靼諸部內爭保喇弒蒙古勒克青吉思瑪拉噶又殺

保喇更立他汗而居河套之阿勒楚爾者復與瑪拉噶

仇因自殺所立汗逐阿勒楚爾而遣使入貢尋渡河入

大同詔永等往禦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
羅龍舊作李魯乃亦遣人來貢上許之敕永等駐軍塞上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丁巳李震大破靖州苗平之
震平苗蟲蝦後湖廣諸苗復起密邇貴州兩省告警震
以貴州終難遙制請專鎮湖廣許之乃還兵由銅鼓天
柱分四道進直抵清水江因苗爲導深入賊境兩月間
破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賊
刼桂陽者亦擊斬三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
南苗獠聞風畏懼時呼爲金牌李 是月召彭時還
御經筵故事經筵講畢辭退上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

官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照例宣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詞相接人咸以定之巽順爲過云

三月戊辰召商輅爲兵部侍郎兼學士復入閣輅自罷斥後英宗以已所取士欲用之終以忌者而止至是召至京師命以故官入閣輅疏辭上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首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上嘉納之其言納諫也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于是羅倫及言事被謫漢陽知府孔公恂等皆召還復其官時給事中毛宏請斷自踐阼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倫亦改官南京居二年

引疾歸遂不復出屏跡金牛山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又十四年卒嘉靖初以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峯先生 己巳瑪拉噶復犯大同 辛巳復開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以內臣領之 是月召李秉還 戶部尙書馬昂及副都御史林聰清理京營文案閣臣陳文謂必得內臣共事始可剷除宿弊因薦太監懷恩從之恩原姓戴相傳以爲前兵部侍郎戴綸之族弟也踰月進聰右都御史 夏四月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 是月地凡三百七十五震壬寅勅所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乙巳錄四 是

月改王復爲工部尙書復自延綏還言者謂治兵非其所長乃起復白圭爲兵部尙書督十二團營 刑科給事中毛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游礮聲數聞于外非禁地所宜有况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游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費日御經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上皆嘉納之而不能用 五月壬申宣府大同地震有聲威遠朔州亦震敕填巡官警備 是月荆門州訓導高瑤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

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
長君則禍亂何由平乘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甯謐
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
使不得正其終節惠濟祀未稱典禮望特敕禮官集議
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時給事御史
多以建言獲譴言路大阻惟瑤以卑官建危言卒無罪
致黑高瑤請加景帝廟號憲章錄明書皆系之是年
之五月證之明史瑤傳特書成化三年五月今據之
復命都御史李秉督師遼東致黑秉以三月召還五月
督師遼東皆見明史七卿
表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致黑明史
書雷震于

六月戊申三編亦系之六月皆據實錄也明史稿作七
月乙酉蓋下詔修省及停採辦之月日牽連竝記耳今

從明史
三編

時言官劾罷戶部尙書張睿南京侍郎俞綱等

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竝乞免上皆慰留之

辛酉詔襄城伯李瑾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山都

掌蠻太監劉恒監軍晉兵部侍郎程信爲尙書提督軍

務初四川戎縣蠻數叛上敕總兵官進勦屢破賊寨移

兵珙縣進至戎縣貴州兵亦至抵金鷺池遂合攻大壩

斬獲甚多以捷聞而蠻性叛服不常軍還復出寇至是

陷合江等九縣所過屠城赤地千里廷議大發兵討之

信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爲之鄉導請敕諸土司集兵

聽調仍守境勿縱賊逃從之 秋七月乙酉停河南採

辦是月吏部尙書太子太保王翱以病免翱致仕未出都越三月卒贈太保謚忠肅翱清心寡欲方嚴質直與銓十餘年門無私謁有所論薦不使人知嘗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厯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于舊與李賢同得上眷而方執過之惟性不喜南士所引用多北人時頗以此少之八月巡按江西御史趙敬上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徵不力逋負遂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報可于是增布政使叅政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是月英宗睿皇帝實錄成閣臣陳文彭時劉定之皆加官餘總裁纂

修官陞賞有差

九月辛未振湖廣江西饑

是秋葉

盛自宣府召還遷禮部右侍郎偕給事毛宏按事南京
還改吏部以王越巡撫宣府虜陷開城知縣于達教

死之徙開城縣于固原

冬十月南京司禮監內官家

人阮權盜南京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一月乙亥封周壽爲慶雲伯壽周太后弟也 十二

月庚子禮部以追崇景泰廟號不敢擅議請上裁決時

高瑤疏報聞左庶子黎潛追論景泰廢立事且以昌邑

更始爲比謂不宜復上曰此已往事朕不介意潛爲此

奏欲獻詔希恩耳議遂寢然上終感瑤言 辛丑杖翰

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時以明年上元張燈
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景同疏進諫畧曰陛下命
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謂非陛下本懷或以兩宮聖
母在上欲備孝養奉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未可徒
陳耳目之娛以爲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
廣赤地數千里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聖母同憂天
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爲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
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鄭魯以陳張燈豈堯
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帝王謹小慎微必矜細行者
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乞停止煙火移此視聽明

目達聰省此資財振饑恤困則災祲可消太平日致矣
上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闕下謫懋
仲昭知縣景通判時以與羅倫言事被黜相先後人稱
爲翰林四諫云 是月以李秉爲吏部尙書秉自遼東
召還仍掌都察院事及是王翱卒廷推代者上特擢秉
任之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
黜庸劣者數百人國秉擢吏部事見本傳證之七卿表以十一月召還十二月任吏部尙書
書今 是歲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南京僉都御史
高明討之明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竝江置
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內官鬻私鹽者據法

沒入官鹽政大治因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行一廣西
賊首黃公漢等猖獗于思恩潯州按察僉事陶魯偕叅
將夏鑑等連敗之未幾賊陷石康執知縣羅紳魯復偕
鑑追擊之六菊山敗之